



清华美术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

座谈：北京城市视觉文化批评

北京：观念的城市

照射中国的光线：都市照明体系的历史解读

近百年摄影图像中的上海

陈逸飞与摩登上海的视觉神话

老杭州的精华

空间就是力量——兼论杭州城市视觉文化与公共艺术的关系

广州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研究论纲

广州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学术研讨会

成都：一座城市的形和神

成都城迹记忆

当代艺术与都市的关系逻辑

人文和历史的南京

“金陵气质”与南京文人

艺术的城市文化职责——兼论理想城市与公共艺术

TSINGHUA
ARTS

卷

5

清华美术

主编：杜大恺 副主编：杭间

本期学术主持：苏滨 尚平君 曾晓航

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华美术. 卷5, 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杜大恺主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302-16234-6

I. 清… II. 杜… III. ①美术批评—世界②城市—文化—研究—中国
IV. J051 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473 号

责任编辑: 甘莉 宋丹青

装帧设计: 张学忠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购热线: 010-62786544

投稿咨询: 010-62772015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印 刷 者: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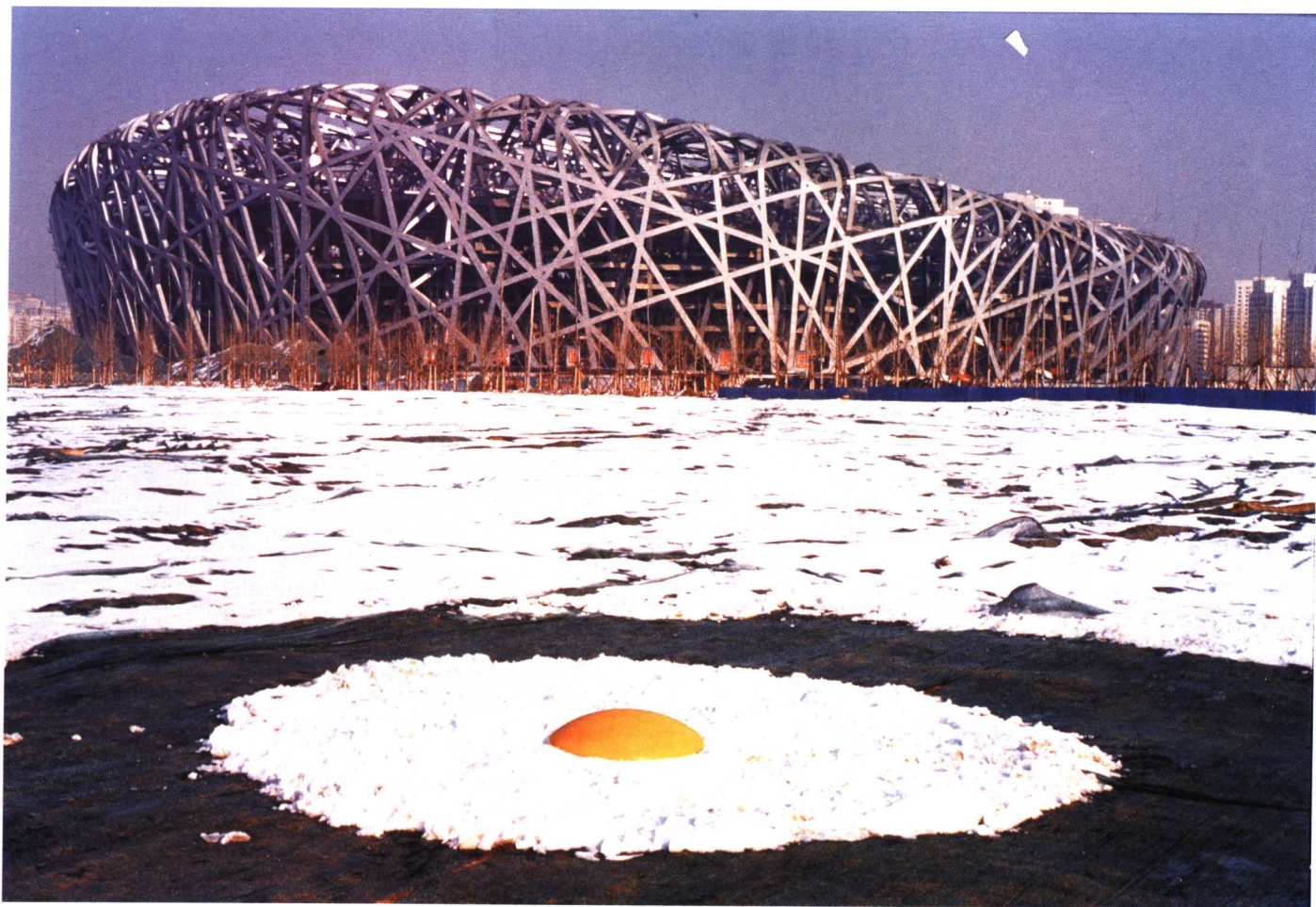
开 本: 210×285 印 张: 15 字 数: 50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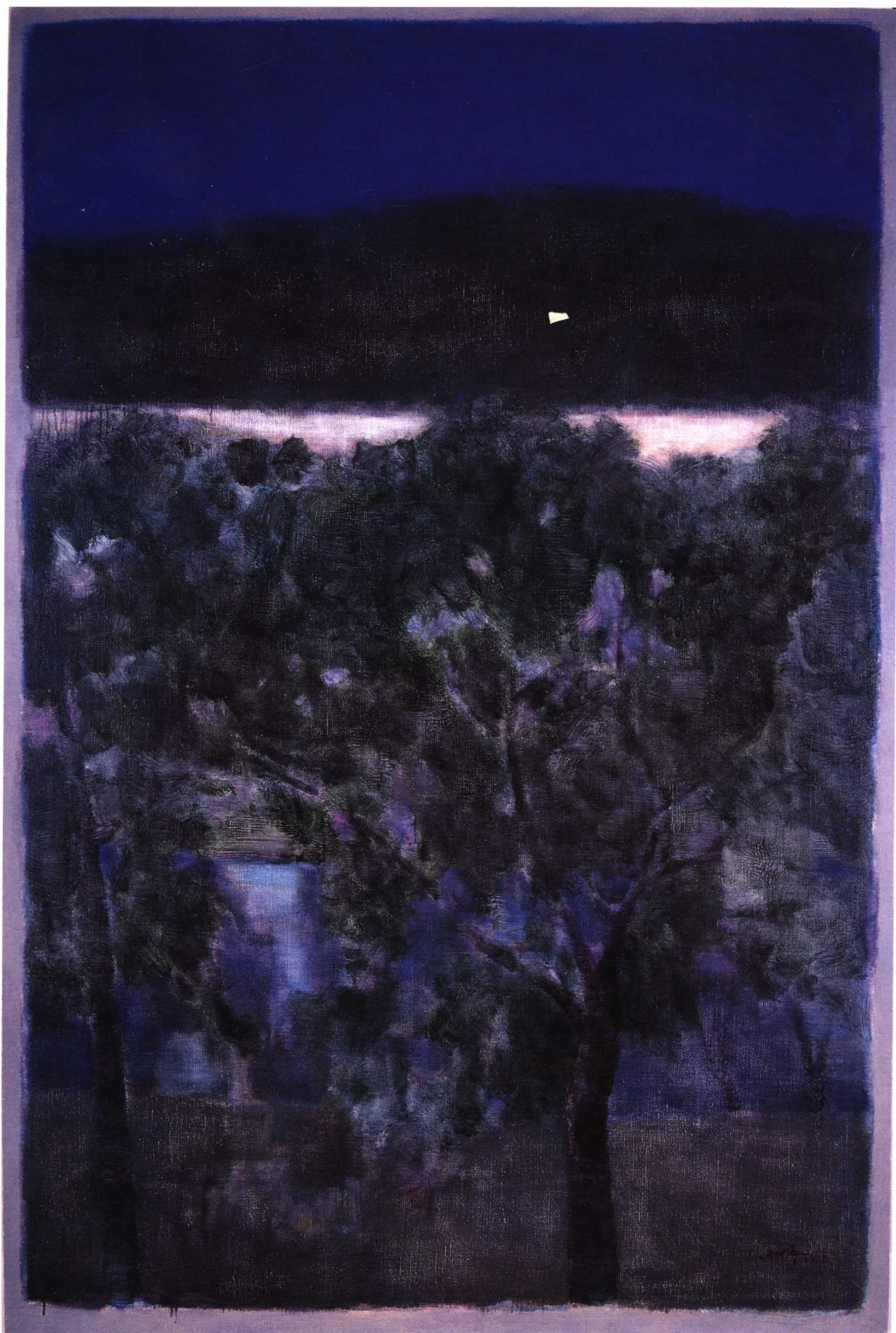
印 数: 1~4000

定 价: 55.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
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26717-01



张 念《鸟巢下的蛋》装置



章晓明 《四季家园》之二 布面油画 180×120cm

城市犹如一个有机体,有生死,有兴衰,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可能经历波澜起伏;也有偶然性,有不可预测的一面,即使是数百万人集聚的城市,其成长的节律亦可能是非逻辑的,令人无法揣度。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就是不期而至的,亿万农民一夜之间由乡村拥入城市,为城市造成的问题,不是通常的一般智慧可以面对的。广州以及周边城市最先遭遇了这场冲击。

广州人很不容易,他们在这一突然的境遇中表现出的宽容与理性,不是习惯意义的评价可以了然的。数百万人突然拥入的局面,用经济学所说的利益驱动不能完全解释。广州人历来对非常规的方式有承受力,加之务实而偏安一隅的心理期许,他们创造了奇迹。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大量移民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这就是广州的文化:大度、容变,不以变异为怪,有善于在变化中寻找机会的睿智。流行音乐是从广州渐渐向内陆扩展的,这其实是有限的示范,广州在政治与经济行为方面敢为风气之先的气度与胆识不只一次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广州因有地利,毗邻港澳,港澳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的很多,广州人勇于正视。

中国城市有特色的追求是从广州开始的,没有人可以无视现实,对这一点产生怀疑。但广州并未创造中国文化的主流趋势,这是广州无法实现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广州是很睿智的,广州历来不希望承担自己非本分的责任。当年孙中山在广州举事,但并未想在广州建都。广州一直有恰当的身份期许,广州已做得够好了。

中国城市的文化自觉亦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不是这之前没有文化自觉,中国城市历史上一直都不缺乏文化自觉,遂有城市与城市比较中的特异性,但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种文化自觉是被压抑的,政治亦包括经济的制约消解了文化自觉的条件。50年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城市滞步不前,那时候,没有所谓文化自觉。80年代是个契机,当然,也要承认,那个时候以及之后的文化自觉并不清晰。

80年代以后是中国城市化的滥觞期,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与此相埒的时期,亿万农民,一夜之间,拥入城市,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亦未有此经验。细想起来,这真是令人心悸的局面。亿万人的吃穿住要在一夜之间予以满足,谁曾想过能承担这一份责任。但中国做到了,虽然还不能说很周到,甚至有很多遗憾,但大致积极地回应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随之而来的城市的同质化并不合理,但避免了激烈的社会震荡,这一结果已经难能可贵。

近代以来,城市的同质化是普遍现象,甚至美国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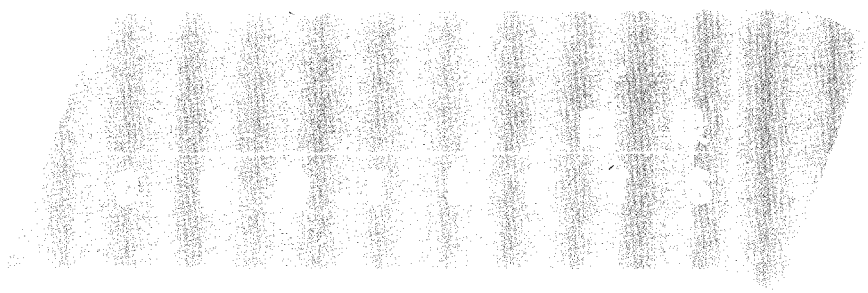
能幸免。去过美国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美国的城市大同小异,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技术霸权的结果。现代技术与标准化亦步亦趋,对技术的神化是导致标准化的必然结果。不止城市,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遭遇同质化的劫难,这甚至成为工业社会以后人类的宿命。

但中国仍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城市都是有历史的,其初始都在工业社会以前。历史作为记忆是很难割舍的,所以面对城市的同质化中国人表现出了与美国人颇为不同的心态。美国人可以面对其200余年,依然无动于衷,而中国人在其延续的10余年后即已对其质疑。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即已从同质化中醒悟。我们说城市的文化自觉是一个转折,因为它不仅针对中国城市,其意义更指向中国社会。

城市文化的异质性不能回避历史,但历史只是历史,文化本质上是面对现实的。雅典、罗马、开罗、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德里,都是最古老的城市,但它们的辉煌更多的属于历史,在今天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则是纽约,其次是伦敦、巴黎、柏林,这中间很有些令人深思的道理。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包括北京作何感想。中国城市的文化自觉绝不能仅仅以追慕历史为目标,文化永远是最现实的人间关怀。历史固然不能漠然视之,但亦仅仅是一种凭藉。

中国城市的文化自觉将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开创一种局面,但这与中国文化的当代使命仍有距离,我们不敢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在21世纪中国人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包括中国城市文化能够奉献什么仍然耐人寻味。

2007.5.8



座谈：北京城市视觉文化批评	/曾晓航	1
学者眼中的北京：葛兆光访谈录	/冯欣 方晓风	14
陈丹青访谈录	/冯欣	18
邓平祥访谈录	/冯欣	22
北京：观念的城市	/聂影	25
“双城记”影像叙事：徐勇的视觉社会学观照	/岛子	31
北京四合房与喜棚婚宴	/李宝臣	39
照射中国的光线：都市照明体系的历史解读	/朱大可	44
近百年摄影图像中的上海	/顾铮	54
陈逸飞与摩登上海的视觉神话	/张闳	67
现代城市桥梁建筑异化的视觉读解	/王正明	70
上海当代艺术市场格局	/马琳	74
上海画家谈上海城市文化	/刘琛	79
老杭州的精华	/李杭育	85
空间就是力量——兼论杭州城市视觉文化与 公共艺术的关系	/杨劲松	96
湖畔琐记	/丘挺	102
印象的传统和印象的创新——杭州山水画的印象传承	/梁超	107
中国录像艺术在杭州	/苏文婷	113
杭州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研讨会	/尚平君	117
广州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研究论纲	/李公明	124
变化中的“别样”——广东当代艺术的现实扫描	/王璜生	131
广州杂感	/庞伟	139

广州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学术研讨会	/尚平君	143
成都：一座城市的形和神	/徐新建	150
成都城迹记忆	/齐 鸿	152
当代艺术与都市的关系逻辑	/查常平	162
公共空间与生态艺术：以成都活水公园为例	/邓 乐	170
成都的“本能”生活	/洁 尘	176
多边联谈：成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	/苏 滨	179
人文和历史的南京	/叶兆言	184
“金陵气质”与南京文人	/杨 霞	193
新闻场域中的南京：一个传播人类学的体验	/杜骏飞	197
城市旅游视野中的南京文化	/季玉群	203
南京城市文化与当代艺术	/林逸鹏	207
艺术的城市文化职责——兼论理想城市与公共艺术	/翁剑青	218
美国公共艺术与城市空间范例	/王 中	223

座谈：北京城市视觉文化批评

本刊记者：曾晓航

编者按：古老的城市抑或崭新的城市？权力的城市抑或文化的城市？宏大的城市抑或粗糙的城市？北京一直以雄浑而多元的气象向每个身在其中的过客展现着它的姿容。本期《清华美术》的主题是“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针对不同城市分了若干个板块，北京是其中之一。2006年11月17日下午，圆明园东门，左右间咖啡屋。本刊特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副教授方晓风博士主持了以“北京城市视觉文化”为主题的座谈。参加座谈的专家有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城市规划系米歇尔·特瑞普教授（Michael Trieb），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岛子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陆志成教授，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城市规划系博士研究生张亚津女士。座谈中，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了有关北京城市视觉文化的问题。

方晓风

座谈主题大致设定了一下，其实很宽泛，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巧，这次特瑞普教授也来到了中国，他是城市设计、景观方面的专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中外不同专业的老师聚在一起，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碰撞。

我们今天第一个议题就是谈谈各自对北京最直观的印象。可能很宏观，或者很模糊，很感性地说说北京在各自心目中的印象。

特瑞普

北京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这两种特质之间产生的一种非常宏大的气质，或者说这种气质所带来的一种领域感，一种权力感，是这个城市留给我的最突出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北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

岛子

这个话题是比较沉重的。我昨天刚去了中国伟大的建筑师梁思成的纪念馆。那个建筑是非常沉重的。灰色调子，把四合院的符号抽象出来，上面用的是青瓦。之所以用四合院的符号为梁思成做纪念



座谈现场 左一张亚津，左二米歇尔·特瑞普，左三方晓风，左四陆志成，左五岛子

馆，我的理解是梁当年保护文化古迹，但是当时的主政者认为梁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些古城，东西长安街，原来都有牌坊，为了检阅部队，要拆掉它，那么逐渐地，四大城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话题是沉重的。梁先生为此付出了生命。因为很快，1957年他就成为右派，所以没有人再敢谈要保护文化古迹。他说拆除城墙就像抽他的筋，把这些古建筑拆完了像剥他的皮一样。他出于对中国经典文化的热爱，为守护中华文化文脉而付出了代价。当然这是历史了，我们不能离开历史来谈我们当今的城市。特瑞普教授对北京的感觉很准确，北京体现了一种权力。它从明代建都就是一个皇城。现在还是“首都”。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大”，所谓“大”就是建筑物的大；“宽”，马路极宽；还有就是“新”，世界上有的，前卫的，高科技的，都试图复制过来。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帝国城市的建构，帝国城市的思路。以权力为中心，向四周扩延，所以二环完了是三环，三环完了四环，四环完了五环，五环完了还有六环、七环、八环。可能八环完了就没有了。到山底下了。所以它造成了——我曾经在写作中谈到的——一种幻象，一种巨象，一种新乌托邦的巨象，这样一种巨型幻象。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乌托邦幻象？因为它不适合后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多元的，多中心的社会结构的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安德鲁的国家剧院竟然

还在中心里孤立地呈现出来，一个巨大的皮蛋，你可以追问，这个剧院是干什么的？这个剧院演剧，娱乐，各种大型的演出，问题就是谁来看。如果都可以来看，车在哪儿停？交通怎么管治？所以这个建筑显然没有考虑这一点。市政府要发展艺术，可以在很多社区里边建场馆，一个国家剧院可以建500个小型剧场。所以我说这还是一种帝国式的思维，帝国城市的建构。反之，我很喜欢德梅隆和赫尔措格设计的“鸟巢”。它不仅仅是功能性的，还有美学的意义，它也有文脉，因为北京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大农村”，皇城之外就是农村。现在在北京开车，到上苑去，农民还是农民，于是它周边就形成了一种文脉，保留着农业文明的田园似的、浪漫主义的情调。你可以看到那些高高的白杨树上都有一些喜鹊、鸟巢，所以“鸟巢”这个符号是非常好的，它不仅符合当今这样一个生态主义的时代，它还找到了一种文脉。当然我也喜欢 CCTV 大厦这个设计。因为这个设计从功能上看，是一个国家的传媒中心，需要这样一个空间，但又不能做得极高——因为超高建筑意味着现代主义英雄式的狂妄，所以这个新大厦的设计做了一个折中，折成一个扭曲的双 Z，既符合业主对功能的要求，又符合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建筑不是英雄主义的，而应该是反英雄主义的，它走向文脉，走向平民的、素朴的、生态的要求，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像 CCTV 大厦这种建筑，既是北京这样一个巨型城市的景观，又有着非常完善的功能。但是现在，北京城市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仍然是非常非常沉重的，甚至比梁先生那个时候更沉重。由于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外来资本的介入，也即权力加资本的作用之下，美学没有了，生态主义没有了，所谓的趣味也没有了，现代城市还在急剧地膨胀，新帝国思维仍旧主导着北京的发展，导致这个城市以后会有100年的遗憾。而我们现在的确是缺少梁思成这样的建筑师。缺少这样有思想的城市设计师，包括一些生态专家，环境保护专家，来共同地思考这个城市。

陆志成

我刚刚从韩国回来，并且在东京居住了很多年。与汉城和东京一样，北京有它独特的风格，从古代到现代，有几百年的历史，都有非常好的文脉。可是在这3个城市之间去比较，或者东方和西方去比较，都能比较出问题来。比如欧洲人建城沿袭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理论。但是东方有东方自己造城的方式。谈到北京，它是在儒家哲学的概念里形成了城市的结构。它本来形成的结构是非常好

的。梁思成先生为了维护和保护这个古城，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也没能挽救这个城。我们今天从东京，汉城，再反过来看北京，都是同一个问题。东京已经没有了原来东京的意象，一个东方城市的意象，汉城也被破坏了，只留下了几个所谓古代的文物。北京还保留了一点点。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北京”两个字的建筑和城市意象，可能也就是皇城，还有几个四合院。这一点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越来越来少。北京的环环相套的城市结构，从文化现象讲，失去了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儒家理想的城市。反过来讲，即使我们不要求城市能够承担对文脉的延续，也需要城市设计。现今的北京城，缺少城市设计，而只有城市规划。新北京找不到北京的特点，或是北京的符号。城市都同质化了。

方晓风

我很赞同各位的观点，北京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权力城市”。它对全国人民的吸引力，实际上也来自于这里。另外一方面，北京这个话题在今天之所以沉重，我倒不认为完全是由于文脉的断裂，因为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会发生。我觉得北京现在给我的感觉，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粗糙”——北京太粗糙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全球化的影响下，北京这个城市是不是没有特点了？是不是就等同于其他城市了？其实不是。北京可能不停地在学习，它的确像岛子老师讲的，它占有欲很强，拿来主义，是吧？这是一种帝王思想，就是你有的，我也要有。我们在圆明园实际上非常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圆明园盖了个西洋楼景区，据文献记载，乾隆一次都没去过，那他为什么要盖这么一个东西？他是为了向来祝寿的马尔戈尼的使团表示：欧洲有的，我也有；我有的，欧洲没有。这个思维，可能是北京很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一种东西。但是这个病根从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这个西洋楼景区，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可能包括二三十年之前，都不被中国的或者欧洲的建筑历史学家关注，因为它们完全是由传教士凭记忆设计出来的东西，就美学品质而言，无论中外实际上都不觉得它具有多高的价值，只是满足了中国人的好奇心。西洋楼景区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案例，具有标志意义，说明中国人在拿来的时候态度是很不严肃的。我觉得一个城市最可怕的在于它完全丧失了一种审美上的要求。它的确只满足一种幻象。就是它拿来的过程也是一种权力的幻象。它没有一种场所精神，没有跟具体的环境发生关系。

关于 CCTV 那座楼,我跟岛子老师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它并不能真正反映民主思维。它虽然是平顶,但高度可能达到 200 米,已经是超高的,比周边那些一柱擎天的高楼还要高,并且它的造型对城市有压迫感,包括奥运项目,来了一批国外的设计。我不想指责这些设计本身,这些设计作为一个方案单体来讲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方案也都是通过竞标产生的。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同期竞标的其他方案是怎样的思路……所以这些结果有一个共性,也就成为北京的特色:北京的建筑从表象上看可能会像曼哈顿,会像香港的中环,甚至于跟汉城有些相像,但是北京跟这些城市都不同的是,它还是有它的气质。这个气质我想就是一个词:“粗糙”,非常的粗糙。粗糙的背后,从心理层面上来讲,还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贪婪”。我想北京最贪婪的例子,可能就是王府井南口的东方广场,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它更贪婪的项目了。所以北京沉重的话题在哪里呢?我觉得是在这个层面。

城市,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公共精神”。城市跟乡村的区别在于,乡村意味着以家族为纽带的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城市不是,城市就希望打破这些小团体的纽带,尤其西方城市可能体现得更明显。西方的城市是政治中心跟商业中心分离的。城市承担着工商文明的汇聚地,而政治中心可能在贵族的城堡里面。但是在中国,城市一直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所以中国的战争就是攻城略地,攻占了一个城市就宣布了你在这个地区拥有统治权(岛子:扬州的屠城十日)。对,它就有象征性。但是,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它或多或少还要考虑一个公共精神。它也有一定的公共空间。虽然没有广场这种类型,但是它的街道,它的商业空间,都要考虑这些内容。今天的北京城却非常可怕。我认为最沉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城市被切割成条块部门,完全被一些小利益集团所操纵。城市由此丧失了它最为宝贵的公共精神。

我的课上有几个学生做了五道口地区的课题,很有意思。五道口地区形成今天这个面貌,实际上是被逼无奈。五道口地区商业的动力完全来自它周围的这些院校。但是中国的院校很有意思,由于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体制,它的商业是从校内往外挤出来的,尽管清华里面有个照澜院,算是商业中心,但是它的容量根本是不够的。五道口地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正好是各大院校的一个夹缝区

域。如果我们不知道过程,单看结果的话,会以为五道口是一个核心,这些院校围绕着这个核心布置,实际上正好相反。我觉得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讲,这是相当有趣的一个话题。

张亚津

我硕士研究阶段曾经在中国的福建省、湖南省和四川省做了大量的小城镇调查。我的想法是希望看看中国最传统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建设起来的。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课题,也得到各地城市规划局的帮助,拿到很多老地图。从这些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在民国时期或者更早些时候就是城市里包括农村的形态。例如漳州这样的古老城市,它的地图当中真正属于城市部分的内容,可能也就占到 1/2,甚至不到 1/3 的比重,历史上的中国城市建设实际上和农村是一个相互嵌套融合的状态。这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今天的北京为什么仍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探索一个问题: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在中国,有了政治建制才意味着一个地区作为城市的概念的兴起,否则它永远只是一个村庄。城市的概念是建立一个政治单元,在周边修建城墙。这个城墙经常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来保护商业——相反欧洲城市是因教形成,因商形成,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往往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为了保卫政治单元,并部署军队。军队统治的是一个更大的区域,于是围绕这个区域产生新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起源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考虑的是来自于文化的或者经济类型的根本性的改变,而是完全来自政治单元的根本性的改变。而欧洲的城市主要来自交通道路的枢纽,水陆交通繁华、商业集中的位置,来自于宗教的所在地……它的政治核心区域跟城市往往是分离的。在欧洲,city(城市)的含义就是源自商业的兴起。我们跟德国人一起讨论,经常会跟他们讲:你们所看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北京才是典型的中国城市。北京这个城市非常集中地、非常抽象性地代表了中国对于城市的规划,对于城市这种文化类型的典型的理解。当我们打开一张欧洲城市地图的时候,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交通汇聚于一点,这一点,就是城市的中心,所有地铁汇聚到这里,所有的步行区在这里,所有的商业建筑在这里。而一打开北京的交通图,我们发现紫禁城是一个中心,围绕紫禁城的是一个巨大的硬核区域。我们管这个东西叫硬核,交通不能通过这里,它对于城市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功能。所有的文化及商

业功能是分散在周边环境的，不是这个城市代表性的核心功能。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从城市中心不断向外扩展的这样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本身带来巨大的问题，就源于我们对固有的城市概念的理解。我甚至不想判断北京城的结构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城市。我觉得这个城市案例非常的珍贵。你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格局：十字街，县衙，东西门，这个城市结构在今天还是非常普遍。今天的省政府，都位于过去县衙的位置，你根本不需要调研，就可以知道这个文化传承自何处。这其实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本质性区别的一部分。这部分东西非常代表中国，代表北京，代表我们的儒家文化或其他一些传统。我觉得我们面对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文化脉络之下，把它建设成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城市。反过来，人们总是说北京是一个文化型的城市，但是我们在去年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中国每年人均去博物馆、参观画展或其他展览的次数惊人的低。北京是一个世界上艺术家和文化机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那么这些文化机构，这个所谓的文化城市，是不是让在这里生活的居民都受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市民在城市当中居住，可能像十三陵，像故宫这样的地方，他一生只去过一次，这算不算是一个文化城市？它究竟仅仅是一个拥有巨大文化机构的巨大城市，还是可以被称做文化城市？这是两个需要区分的概念。实际上文化城市所代表的含义并不是说这个城市有巨大的文化机构，正如五道口地区并没有从周边大学当中受益。它反而变成一个被挤压的地方，如果你不是这些大学的成员，作为一个居民，你无法从大学当中有任何受益，你只能作为一个空间上的被挤压者，仍然无法去图书馆，因为所有大学都有密集的图书馆，所以这个区域根本不可能设图书馆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什么呢？你确实是处在大学区里，但是你不享有任何文化带给你的益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城市最重要的作用是交流，而不是分离，在城市中你得到教育，获得信息，和朋友交往。德国人经常讲，什么叫广场，广场就是你走到那跟其他人相遇，认识其他人的机会。在北京我们有到那里跟其他人相遇的地方吗？我们说CBD地区或者清华——除了后海，我觉得后海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一种功能的积聚，但是不具有一个场所的特性，不具有你到那里跟人相聚的特性，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刚才岛子教授提到北京应该发展多中心的概念，这个概念我非常支持。不管它所有

的历史原因，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一个超城市尺度的城市了。北京太多地把思考集聚在我们的中心城区，包括对它的保护……我们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在核心区居住的人口只是北京所有人口的大概1/4，甚至还要更低，1/6，1/8，大约有5/6或7/8的人口住在外城。今天一个望京新城有20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了，它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能吸引大家的中心区？海淀区作为大学城，有没有这样一个吸引人的中心区，让海淀人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区？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城市，不仅意味着历史性的文化，也意味着北京众多的大专院校、艺术家、文化机构等等所造就的新的文化，这两者的结合才是北京的魅力所在。

方晓风

北京有地标（中心区），就是说在北京人心目中他有方向定位的地标，但是跟其他城市都不一样，北京的地标是立交桥。你常到国贸大概想到的是国贸桥……北京的中心出现在道路上，北京乱也乱在这里。

岛子

关于城市的多元化问题，我也看了北京的城市规划，谈到双中轴线，中轴线以东发展商业，原来工艺美院所在的国贸地区成为商业中心，西边则成为旅游、文化地区。不过这个思路还是有问题的，还是在这张大饼上——本来他就是摊大饼——再往上附加，而不是去实现空间的疏朗化。空间的疏朗化将解构这样一个巨型幻象的问题。这也关系到社会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城市，在空间上应该是串珠似的，就像葡萄串，而不是一直往上叠加，这样形成的城市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首都成为“首堵”——堵车，没有文化生活。比如说我住在回龙观，回龙观马上就成为第二个望京，被称为“睡城”。回家只有睡觉、看电视。像这样一个社区，差不多规划成30万人口，已经是一个城，那么这个城就应该有电影院、剧院、图书馆这样一些符合社会分层的设施。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文化人，但这里恰恰没有文化。

方晓风

回龙观的问题主要是政府缺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回龙观规划的最原始资料，里面是有配套设施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房地产商愿意投资。其实这些配套设施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建设的。

岛子

政府把这些都推到了地产商这里，地产商把这

个应该给予的文化权利，基本的文化权利垄断了。

中国社会的话题就沉重在它是社会问题，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多大变化。如果它把建大剧院的钱拿来在回龙观，在望京，建一些文化区域，建一些……我管它叫“异托邦”，这个异托邦是一种新型文化，它不是说弄点古董啊，老城啊……这个异托邦是跟自然、跟生态、跟文化、跟社区，紧密关联的。这个异托邦还有一个“between”，就是说“在……之间”，比如说在商业和文化之间，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老人和孩子之间，都可以共享这个 between。这就是你说的“公共精神”。那么北京不用多，如果这样的“between”的异托邦有 100 个，北京就有意思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能够代表城市自身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说，这里的居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长期积累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被压抑很久了，那就要通过全球化的契机释放出来。全球化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导致许多异托邦产生出来。那么全球化来了呢？文化成为产业了，798 就形成了，宋庄也形成了，比如上苑，上苑就是个异托邦，它周边有三十几个艺术家住宅，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中央现在也说要建设新农村，那建设新农村还是要从文化入手，从人文环境入手，所以中国建筑师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机会，比如陆志成，也受艺术家邀请设计工作室兼居住区那样一种新型的，小异托邦。还有张永和在上苑设计的艺术馆……我认为这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特征，它会从这样一个体制化的、科层化的结构中剥离出来，去创造一种空间。这个空间也带来了新建筑，它们既结合了后现代想象，也结合了文脉。包括潘石屹在怀柔那边做的长城公社，它提供了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异托邦式的，它会逐渐生成一种东西，逐渐疏离巨型幻象，逐渐生成一种跟这个时代的文化，跟这个时代人们内在的要求、身体的要求和心灵的空间能够适合的景观。

陆志成

我曾试图给海淀区建议把五道口，包括成府路的围墙去掉（我是海淀区政协委员），实现大学——北大、清华等八大院校资源共享，成立一个大学区。提了 3 年建议，结果没人理。为什么？最后发现它是个行政问题。这个区长的官你想想它有多大？到了我们清华比不上一个校长。中国是按照行政级别行使权力的，一个区长不可能把这个墙拿掉。大学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教育体制，是一个官僚

和行政机构：教授是正处级，副教授是副处级。连分房子都按照行政级别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做那个乌托邦的梦了。我们应该接受这些现实，来发展一个美丽的北京。

特瑞普

我们事务所在两德统一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相似，社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急剧转变。那时我们曾为世界遗产城市波斯坦做了一个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景观规划。这个过程是颠覆性的改变。当时东德的系统跟西德的系统差异很大，像你们五六十年代的系统那样，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这种情况怎样进行扭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扭转，扭转成什么样的模式，这是我们当时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没有一个是现成的体系，没有人能够准确计算未来人口的增长率，因为两边开放之后人开始流动，人口计算方式都可能跟以前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是，最后决定完全从人的需求出发，看看人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把人的需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需求，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人均居住面积，第二部分我们要考虑人在这样一个新型城市中的非物质层面的需求，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就是在最近 20 年内波斯坦计划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所以当北京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更多考虑，在北京到底居住了哪些居民，这些居民有些什么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应该在城市空间上怎样体现，他们不同种类的需求怎样共存，以什么样的功能体（即物质层面）来体现，这个功能体又有什么样的精神层面，即场所特性。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结合的方式来考虑问题。我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市民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掉了。如果我今天作为一个普通的来访者来到北京，会感觉到北京更多是被商业利益主导的城市。一些穷人，或者最简单的，步行者的利益没有保障。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宏大景观，其实往往是通过步行者之类的利益的忽略和践踏而得到的。中国城市的传统精神当中，室外空间是非常有品质的，在很多古城镇当中，如丽江等，室外空间的品质是相当高的。然而整体来说北京太缺乏能够让人得以展开各种不同类型活动可能性的公共空间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城，它的步行街只是王府井这一条（海淀图书城也是一条步行街，但是短得可怜）。在全世界都没有见过哪个历史文化古城只有一条步行街的。北京城能否发展一个步行系统，或

者在北京范围内发展一个以步行者为先行的体系，然后贯穿整个城区？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工作，由政府来控制、引导开发商去具体操作。北京只有通过这种形态的空间，才能真正展现北京人作为一个个体的个性。北京是一个受孔夫子、儒教影响非常强的城市，儒教除了强烈的等级观念，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人要从自身的修行出发，然后向上发展整个的教育体系。我们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对北京空间形态的研究，我们的一位博士生就提出，北京城的布局一方面是棋盘形的，非常规矩，非常有等级特性，另一方面又有三海，是非常流动的，自然空间相互结合的布局。他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儒家的生活准则和道家的哲学准则的调和。这个方面的特性在今天却被我们忘记了。

方晓风

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设计师能做什么。设计师这个身份和职业能够做两个层面：一个是最高层面，一个是最低层面。最高层面是务虚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设计达到一个理想。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但是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最低层面可以实现，那就是美观。我之所以说北京粗糙就在这里，它连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这个是最可怕的。就像一个平面设计师做招贴，主题内容有时候不能掌控，但是最起码让这招贴不难看吧，这是可以做到的。

特瑞普

你的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我认为“做得不难看”不仅仅是个美学的任务，更是一个社会任务。在我们这种工作当中，美作为一种社会任务，是作为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去实现的。德国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席勒，他说：只有美才能拯救世界。在欧洲的哲学体系当中，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源头。一个人如果生长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他的道德情操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陆志成

作为一个好的建筑师、规划师，如果他在美学上有追求，他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在美学、文化和艺术修养方面所受到的教育。

特瑞普

这部分教育，也就是怎样提高一个人对于美的认识的教育，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非常缺乏。怎样跨越历史时间、跨越文化差异作出美学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有时也不能仅仅通过大学

教育来解决。

陆志成

刚才谈到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关系，我在韩国汉城看了一个民宅，非常有趣。它整个建筑的制式完全是儒家的：女人是对内的，她有内部的一个小小的空间；男人是对外的，他有一个用来修养的书院，书院的大门直接通到外面去。整个建筑形成一个比中国还中国的、完全儒家的体系。那么道家的文化在这里怎么融合呢？它所有的梁都要尊重木头的原本性能，不随便将它取直，而是保护木头自然的弯曲，把它轻轻地凿一下皮，自然地把它做一个架子，这就体现了道对自然的理解。它和中国大陆的文化不同在于，它把道和儒直接融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外儒内道。

方晓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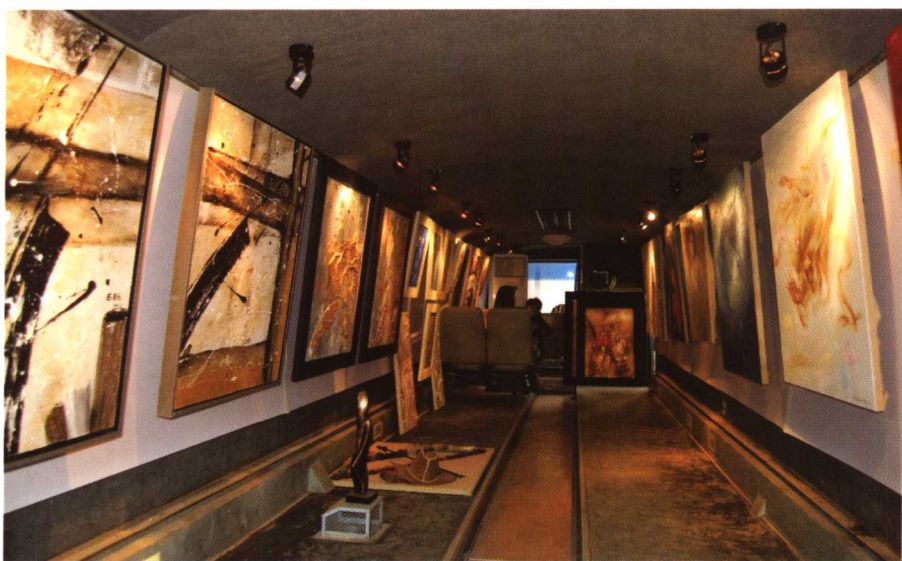
在城市化话题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城市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它有整体感。这用儒家的一句话也许能够概括，也是很多人对城市的一种理想的冀望吧。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和”是一个前提，实际上就是指整体性，而“不同”就是一种个性，这句话讲整体性与个性之间的和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和”的前提。不管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国外的城市，它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这个城市的魂才会产生，它的审美的主题才能确立起来。我觉得北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实际上是各说各话，每个人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北京人口又这么多，利益分层也很复杂。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它怎么样达到一个和的境界？现在中央也在讲和谐社会。肯定要讲，因为现在的局面是，我们即使不讲政治层面，单就美学层面来讲，也就是很直观的一个视觉层面来讲，北京这个城市不是一个和谐的城市，完全不和谐。像西方很多城市，它们感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们不光是一个面上的东西，比如市政厅、教堂、广场……从面上的东西走到背后，走到小巷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同样的精神贯穿在里面。而北京的长安街两边我觉得都不能往纵深走，估计走不过100米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要重塑一个城市的灵魂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大了。

图版

座谈：北京城市视觉文化批评



(上) 798 艺术区外景 摄影 顾跃
 (中) 798 艺术区展览空间外景 摄影 苏滨
 (下) 798 艺术区展览空间 摄影 顾跃



(上) 798 艺术区展览空间 摄影 顾跃
(中) 798 艺术区巴士展览空间 摄影 苏滨
(下) 798 艺术区展览空间 摄影 苏滨



(上) 酒厂艺术园入口 摄影 李佳 (下) 酒厂艺术区展览空间 摄影 苏滨